



坚持到底

牙买加前央行行长布赖恩·温特解释货币政策现代化过程中的挑战

长期以来，牙买加一直面临严重的财政赤字和公债，并经常遭遇极高的通胀。最近，该国在稳定经济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功——但之后，该国遭受了新冠疫情的重创。

布赖恩·温特 (Brian Wynter) 在 2009—2019 年担任牙买加央行行长，是该国经济转型的核心人物。在他的领导下，牙买加加强了货币政策，并设定了稳定物价、提高汇率灵活性和大量积累外汇储备等目标。牙买加央行曾使用雷鬼音乐发起一场颇具创新精神的宣传活动，向该国长期习惯于关注汇率的公众解释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好处，希望以此赢得公众的信任和理解。

《金融与发展》记者奥尔加·斯坦科娃 (Olga Stankova) 对温特进行了专访，他谈到牙买加经济政策面临的挑战。

F&D： 一直以来，汇率在牙买加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你们是如何决定着手改革这一制度的？

BW： 之前的许多年里，我们一直认为我们实行的是一种灵活的汇率制度。但现在回头看，它其实相当僵硬。人们自认为在做的和实际所做的事情之间可能有很大的差别。按照 IMF 的评估，我们事实上拥有的是一个类似爬行盯住制的汇率制度。

我们宏观经济的一些其它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这给汇率政策带来了挑战。财政扩张有时会对国际收支产生影响，导致汇率被高估，我们需要解决这个问题。

在进行财政改革时，国家及其领导人需要做一些艰难的决定。我们于 2010 年首次制定财政规则，然后在 2014 年对其进行了完善。正如现在所提议的那样，设立财政委员会将有助于让人们更独立地去思考问题，让人们对经济预测更加信任。我参与了由 IMF 支持开展的三个规划，所有这些项目都旨在帮助我们解决财政问题、稳定债务形式、控制通货膨胀和避免汇率失调。

在通货膨胀目标框架下给予央行充分的独立性，同时提高汇率的灵活性，这是对财政规则的一个重要补充。根据新出台的法规，如果牙买加央行被授权管理通货膨胀，且被授予更多独立性，它就要承担起向公众解释的义务，比如为什么当政府说应该降息时它反而要加息，这就要给公众一个解释。转向通货膨胀目标制已迫使央行加强沟通。

目前来说，这条改革之路的终点还远未到来。

F&D： 对于那些希望提高汇率灵活性的国家，除了通货膨胀目标制之外，您认为还有其他可行的选择吗？货币目标制如何？

BW： 这取决于各国的具体国情。就牙买加而言，我们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方法。20 世纪 90 年代，我们曾尝试从货币总量入手，但我们发现它根本不起作用。变量没有发挥作用，变量和通货膨胀之间的联系断掉了。我想其他国家在这方面的研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汇率制度是一项具有重大影响的深层次政策选择。但是除了汇率制度之外，你还需要其他各种配套的政策工具，而牙买加的现实条件让我们更能建立一个拥有灵活汇率制度的有韧性且繁荣

的经济。

F&D：人们一直在讨论将各种政策工具整合到一个整体框架当中，包括利率、外汇干预、宏观审慎措施以及资本管制等。开放型小型经济体要想成功做到这一点，需要满足哪些前提条件？

BW：牙买加是一个高度开放的发展中经济体，我们需要很多年的时间才能让所有这些组件充分发挥作用，在那之前，一体化将始终是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这意味着从现在开始我们就需要思考并着手处理相关问题。财政政策和劳工政策也都必须服务于这个统一的宏观框架。

我们最终能够实现各种政策工具的复杂整合，但在此过程中，当面临巨大的财政赤字需要解决时，我们不能被此过度束缚，这一点十分重要。

坚持不懈，一次只专注于解决一个问题，循序渐进地把每一件事做好，这是许多发展速度最快国家最主要的成功秘诀。

F&D：关于这个统一框架中的一环，也就是外汇干预，您认为是否需要制定一些相关的规则？

BW：央行需要制定一些简单而明确的外汇干预规则。有了规则人们才会安心。许多利益相关者都希望有明确的规则可以遵守。但这也并非黑白分明的。在实施规则的同时，央行也必须保留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权。央行还必须拥有压倒性的力量来推动市场。将几个商人聚在一起，他们会想方设法赚到尽可能多的钱，结果可能就是把收益私有化，把损失社会化。央行需要保护市场免受这种影响。你需要一些规则，但同时也必须保留应对不良行为的能力。

F&D：您如何看待政策沟通在获取公众的理解和支持中的作用？

BW：沟通的作用是巨大的。2018年，我们尝试为牙买加央行争取更大的独立性，那时候我意识到对央行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它和公众的关系。在一个民主国家，一切问题归根到底都是关于公众的。

我们十分看重货币政策的机制，这是技术方面，这当然很重要。但是，即使这中间你有一半判断错了，最后的结果仍然可能是正确的。但



照片：COURTESY OF THE BANK OF JAMAICA

是对于沟通来说，你不可能在沟通出错的情况下仍然获得正确的结果。我曾经一直认为，在央行应将30%至40%的注意力放在货币政策机制上，将10%的注意力放在政策沟通上。但后来我改变了看法：沟通应占30%或40%。

在某种程度上，这就是货币政策一直以来的要义所在。利益相关者会怎么想？他们会有什么反应？这会促进他们更多消费吗？他们是打算多买还是少买外汇？

F&D：牙买加央行使用雷鬼音乐向那些长期关注汇率的公众解释稳定的低通胀的好处。这种方法有效果吗？

BW：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效果。雷鬼音乐对我们的民众是一种非常直接的吸引力，而电视广告和广播广告，尤其是那些仍然将通货膨胀描绘成怪物的广告牌，这就有些不合时宜了。

但央行不能把这面鼓敲得太久或太重。它需要连接到某些东西上，但我现在还看不出它是如何连接的。有效沟通最理想的效果是民众更加理解我们的政策，或者关注政府的决策。

剩下的最大挑战之一是让公众明白，央行的职责并不在于阻止汇率波动。要想成为一个具有竞争力和富有韧性的经济体，我们需要克服我们的体系内部那股总倾向于让汇率变得更僵硬的力量。我曾见证牙买加成功实施了许多艰难的改革，我相信这次变革同样会取得成功。**FD**

本采访稿因篇幅原因和清晰表意而有所删改。